

長河  
這一刻，我猶在  
歷史的最末一頁  
蠶食一條長河的影子

但梅雨來臨之前  
跑馬燈走漏的風聲  
已經讓河床的曝光率  
攀升到星星的位置  
提著水燈的人  
站在河畔  
站在滿地的瓶瓶罐罐中  
擦拭臉上的灰塵  
一旁的香腸伯  
猶在鼾聲裡  
切換電視的頻道

不過，在快轉地球前  
是誰吹著口哨  
向一隻鉛中毒的鸞鸞  
潑灑一大碗爆米花？

踏起三輪車  
拾荒者彎起的腰桿  
猶如排水溝旁的煙蒂  
當機車的排氣管  
向夜空擲出一道道  
褪色的彩虹  
拾荒者依舊徐徐繞行城市的角落  
電線桿上的人像  
似乎有點皮膚過敏  
拾荒者便為他風乾  
一張用過的面膜  
於是一位即將晨跑的婦人  
自惡夢中驚醒  
一位宿醉的國會議員  
自油膩的髮線間  
搔出一片片鈣化的稅金

是以廟堂外  
有一群餐風宿雨的旗幟  
在 銅像空茫的眼神外  
有一群肉食的白鴿  
在 菩提樹下

有一群飢腸轆轆的香客  
在 朝聖的路上  
有一間鍍金的古刹

而我猶在弔唁  
一座失血過多的山

那是土石流的壯舉  
盜沙者的溫柔  
迴響人間  
令砂石車不由自主地  
擁抱偶遇的生命  
令鐵皮屋不由自主地  
草草埋葬了自己  
令烏鴉結伴  
分食一條一條又一條白布下  
過期的罐頭  
令影子揹著天涯  
從醬缸的裂隙裡溜走

難道我在歷史外  
冷凍食品中  
找不到一個小市民的輪廓？

雖然報紙每日以刊頭  
登載著尋人啓事  
街頭仍然  
一面倒向流行  
新左傾新右傾以至於中分的  
髮型，與校規無關  
與失蹤的地點無關  
與一隻失語的鸞鷲也無關  
只有街角的風水師傅  
在翻閱早報後  
才開始洗牌  
只有街角的拾荒者  
在回收早報後  
才換洗偶像臉龐  
一層一層又一層的鉛黛

然而意外地  
一位女孩的心事  
避開眾人的耳目  
在淺灘開一朵失根的荷花

一位女子的房事  
錯過針孔  
及打嗝的時機  
在胃裡發酵了愛情  
一位母親的身世  
卻在歷史的最末一頁  
給潦草帶過  
猶如跑馬燈裡  
八卦圈外  
一些無關痛癢  
無關牙縫的  
天下事